

# 安庆市诗歌学会望江县油菜花系列赏游活动诗歌专号

## 油菜花之歌

●沙马

油菜花，是意象，也是语言。是果实也是思想。是热情，也是火焰

它点燃了阳光，也点燃了星辰

它赤裸地接受了生命之光的照耀

在它将要馈赠之际我想，这适合于怀念那些已逝的有灵魂的事物和人

## 去望江开放

●郭全华

走着，走着，就到了三月走着，走着，就到了望江走着，走着，自己就变得绿油油

当大家有相同的想法——到望江去开放

就有了大片大片的金黄

一株油菜不能占有什么十万株油菜也不能主宰肆意的三月伙伴们，请加快步伐

## 油菜花粘我，如我的小妹(外一首)

●刘腊华

三月。花枝颤抖，像小妹扎起的两个羊角辫在风中，轻轻飘动

一个人走进鸭滩必须一头扎进油菜花地花粉撵着衣服染除了黄一块，还是黄一块如我调皮的小妹，粘着我走过一条又一条窄窄的田埂挖野菜

你，在桃花树下，飞针走线山泉石林，花鸟虫鱼一直是我向往的乡村生活

姐姐，我流连于这些青白或蓝白相间的时光一只围兜，一条汗巾上一朵花，静静的开开成我的童年和青年

姐姐，每一块土布是那么的古朴在鸭滩，我爱上了你的挑花岁月总是保持俏丽和年轻我捕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这两个词

**姐姐，我爱上了你的挑花**

姐姐，你有一手上好的针线活

## 油菜花

●汪光平

一片风景藏住了富有哲理的小蜜蜂我就是那只

风吹向我我把一蓬清香

泪水的心滴落在这金色的小网上

我一生都不想挣脱我渴望永恒地躲入刹那地掩护

## 油菜花，开在鸭滩

●陈群

一群飞鸟，移动望江的春天风的刀刀下，无数的黄色在燃烧一层层堆积、流淌、覆盖

河水深潜富饶、幸福的村庄庞大的花讯，搅动山岗、田野我们的到访，是对春天的一次鼓动

那些暴动的黄、温暖的黄、不息的黄在探讨着一次乡村的集体革命必须要有一次反抗，引爆春天的雷雨飘浮在村庄上空的火焰在车子蜿蜒的行走中将大地一次次抬高。

## 油菜花

●包明强

一统田野、坡垄的铜车马在春风浩荡中汹涌金属光芒碰撞出尖锐的回响弥散金子的味道

以油菜花为喻体是俗套的题材，是祖先的农谚是漫过时令设立的宫殿是赋比兴格局里高贵的词根是蜂拥而至赏花人和农人寻常日子构图田园风情，押住的韵脚

父亲紧握镰刀，如国王的兵符历经霜雪磨砺的锋利等待一声军令在正午阳光下告慰——黄金分割

那驾铜车马驰骋疆域，满载花香把一支支带响的令箭，射向天宇无限接近村庄、风和那棵老槐树

## 金黄净土

●素心

油菜花在未开之前总要经历一些羞涩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

出落成春风十里所有的目光闪烁却短暂更多的是寂静

轻风压低声音我的目光在轮回中交织我爱你，金黄一片犹如净土的样子

我更爱你落入凡尘摇曳在春风里的诗意

## 三月花田

●安澜

来与不来你都像今天一样开放不误花期，也从不为谁停留

如此广阔的花海摆动起来，让我无法保持静立我正感到自身的失重

我此刻在哪蜂蝶隐身其间，瞬间失色三月美得不可救药

似有潮声袭来一凝神，我就不知所归落日也未能带走，这无尽的光芒

## 远方花海

●肖丁丁

时光流转，生灵细语，皆入耳畔，世界苏醒，在蓝蝶振翅的芬芳间。我们欢歌，声浪滔天，直上云霄，云朵轻舞，落日凝望，共此欢畅。

然，终是我亲手将花海封存，只余记忆，留那香气萦绕心间。蜜蜂在花丛间徘徊，欲破记忆之笺，时光成蓝，如梦似幻，渐渐失去其轮廓。

回首往昔，虽有遗憾，却须前行，我踏泪，我湿漉漉，步伐坚定。油菜花海，虽远在记忆之彼端，其香永存，指引我前行之路。

## 为花来

●刘云花

都醒着，如我盛开的心不必耳语。柔软地挤着

颤动的不只是风吹花蕊

你我共拥有一个春天

蜜蜂辛勤，蝴蝶深情油菜花开了除了梦里的金色还有遇见的芬芳

一起开怀的不只是一个季节还有花开的诗句

## 油菜花赋

●陈怀

——

另一种海鸥在大海上飞翔

你漫过乡村田野，顺便造势把浪涛推向山坡，有的已推上了山顶那些举着相机、手机的泳者，在花粉中湿身，沾染黄色没有海水的咸腥味你在潮湿的大地上，让一坛好酒启封

原野醉了，天空醉了，路过的人影醉了是谁失手打翻了画家的调色板，泼彩成一幅辽阔的大海图

——

四

风扛起一面金黄的大旗，奔跑似乎是为了送达一封来自油菜花田的春日信函

在三月，你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用油画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浪漫主义色彩江南徽派的院落，只是误入其中给纯净的黄抹上了一笔浓重的异彩

你频频点头，笑脸相迎在人间烟火气息里，像一个谦和之人表现出朴素之美



浪漫的春天 叶磊 摄

## 小蒜

●彭霖

这是应该是文化的差异使然。文化让我们拭去了对小蒜害怕的感受，即拭去不知什么朝代附着在小蒜上面的惧怕意识，让它与我们亲近些、清纯些。据说北方人认为小蒜长在坟头上，像坟头草，风一吹，有悲愁之状，他们因此将它与死神联系起来。

我感到“理屈词穷”。因为我的妻子在后面笑话我，并叫我认真描述出来。我知道，无论我进行怎么的分辨、绞尽脑汁，也描述不出这个香味具体之一二，更别谈什么细枝末节。我甚至想到，即便是宋玉运用他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那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方式也仍然“势单力薄”，听之者肯定会不知所云，甚至有“弄巧成拙”的可能。

也许，世间美好、美妙的东西是不允许描绘及复述的。大自然只让我们知其然，而认为我们不必知道其所以然。

这不是许多美好的东西寻找不到答案，因而始终寻找的原始原因？从这方面讲，小蒜是不是有些离经叛道呢？

小蒜，在我的家乡实际不需要寻找。早春时节，二月、三月的天气，百草还未真正发芽吐翠，田埂上、地头，河堰的堤坝处，甚至就是祖母的坟头上，类似祖母的头发，一蓬一蓬的长着，碧绿着，壮硕而蓬勃。

小蒜不是与大蒜相对？我不太清楚。偶尔百度，发现小蒜叫薤，又名薹头、野蒜、野韭等，百合科，葱属，多年生草本，叶浓绿色，呈细长管状，鳞茎球形，类似洋葱，秋季抽花茎，伞形花序，花小。药用有理气宽胸、通阳、祛痰功能。

这前半部分的描述符合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可以肯定，后半部分，即便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对遍野都生长的小蒜还有如此多的药用功效一定不知情。

小蒜除了它上述的药用功效外，它其实是一个有着相当争议的“物件”。北方人、闽地人均不喜食。且北方人对小蒜有畏惧感。乐府诗中有着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据说，薤露歌是送达官贵人出殡时唱的，乐府诗中还有一曲，叫蒿里歌，蒿里歌是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时用的。

而在我家乡则与此相反。记得小时候，特别是农历三月三，家家户户都要做米粿。我的家乡把农历三月三称着“鬼节”，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七月半。老人们说，米粿掺杂上小蒜，就是打鬼粿。所以农历三月初三，我们孩子都要到田野里、山坡上去扯小蒜，回家给母亲做小蒜粿。我们只采摘其细如管状的叶片，而非北方人，弃其叶片，挖它的根茎。

小蒜就是上天为人类，也是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安排的。我们了解了它、掌握了它。记忆中，小蒜煮鲫鱼、小蒜炖鸡蛋也特别好吃，母亲说，无论是小蒜煮鲫鱼，还是小蒜炖鸡蛋，其实真正好吃的仍然是小蒜。

与古代中国文人相对，外国的文人写的就浅显得多。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中曾这样写道“世上每一个地方都为入安排好了的一切，只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小蒜就是上天为人类，也是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安排的。我们了解了它、掌握了它。记忆中，小蒜煮鲫鱼、小蒜炖鸡蛋也特别好吃，母亲说，无论是小蒜煮鲫鱼，还是小蒜炖鸡蛋，其实真正好吃的仍然是小蒜。

## 三月桃花雨

●汪晓春

暖，品味生命的美好。

桃花雨儿轻轻洒，漫过石板小径，打湿了那双赤足，冰凉的触感让人心神一振。细雨润湿了古街，仿佛那历经岁月沧桑的砖瓦都在这柔和的雨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桃花雨，如同仙女的轻纱，轻轻披在古老的屋檐上，那滴滴答答的雨声，仿佛是古筝上跳跃的音符，悠扬而动听。雨中的桃花，更是娇艳欲滴，她们在雨中翩翩起舞，如同那传说中的仙子，美丽而神秘。

三月桃花雨，是春天的诗，是生命的歌。它带着春天的气息，带着生命的活力，洒落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滋润了大地，唤醒了万物，让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生机。

桃花雨儿轻轻落，落在心田，滋润了那颗渴望美好的心。它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让我们在这桃花雨中，放飞心灵，追寻梦想，让生命绽放出最美丽的光彩。

三月桃花雨，是春天的馈赠，是生命的礼赞。让我们在这如诗如画的季节里，感受桃花雨的美丽，品味生命的美好，让心灵在桃花雨中舞动，让生命在桃花雨中绽放。